

《黃昏》

舞台場景

此戲為獨幕劇。左舞台佈置成一醫院候診區，有幾張塑膠座椅，右舞臺有一病床，病床旁有張小桌子和隔離布簾。左右舞臺切換時，塑膠椅可作靈活運用調度，使右舞臺呈現病房區，左舞臺則轉換為病房外的家屬等待區。

角色人物

老太太 吳張玉蘭，70 歲，本省人，國語述說能力佳
大媳婦 美玉，45 歲，幹練的職場女性，身兼家庭照料職務
二女兒 秀娟，出嫁多年，忙碌於夫家家庭生活
老陳 陳明章，外省 75 歲老先生，略通台語，但不擅長說
護士

劇情大綱

搬離家鄉多年的吳張玉蘭老太太，在都市生活優渥卻封閉的居住環境裡備感不適，時時想望著從前鄉下的居住環境，因而有時惘惘未知身在何處。某次來到醫院認識了外省退伍老兵老陳，兩人一見如故，在彼此了解中逐漸建立情誼。有日兩人復在醫院約見談天，老陳打算鼓起勇氣表明心意，不料一番波折後老太太血壓病發作。隨後趕來探望的老太太家屬令局面更為複雜，單純的情感遭到誤解猜疑，兩人被迫疏離。終在衰老的生命黃昏，恍如定格剪影，兩人無言對坐，未來如何無法知曉…

第一場 醫院候診區

(老陳一人獨自坐在椅子上，外表看似隨意平靜，其實眼睛不斷用餘光察看四周，焦急地等待某人出現，手中柺杖不停地敲著地，過一會，玉蘭老太太手提一不鏽鋼圓鐵盒由舞台右側上場，老遠看到老陳便暗自微微笑著。老太太走近後老陳才察覺，趕緊正襟危坐，而老太太刻意裝做不認識的模樣，坐到離老陳有點距離的位子上。在兩人對話中，為了使老陳明白自己的意思，老太太的語言為國台語交雜，但以國語為主。)

老陳：阿蘭…

(老太太走過老陳面前，頭故意看往別處。)

老陳：(緊張語氣)阿蘭啊……(轉頭看老太太，接著悄悄坐過去。)

玉蘭：(故意不看老陳)你怎麼又出現了！

老陳：我今天…

玉蘭：(搶拍)你今天身體不舒服，所以也要來醫院？而且又這麼剛剛好遇到我？

老陳：呃…對…對，好巧啊……今天我睜開眼睛吶，就覺得全身骨頭髮痠，想說要來醫院檢查一下……(頓)阿蘭，你還在生氣呀？氣太久對身體很不好！

玉蘭：我還能跟誰生氣！我是生我自己的氣，怪我自己，像個蠢大呆一樣坐在這裡等好幾天，還以為你出了什麼事。

老陳：我怕你擔心，所以…沒有事先告訴你嘛。

玉蘭：那你怎麼後來又要說，難道現在我就不會擔心了。

老陳：哎呀…我嘴笨，你知道的，這是我的老毛病。

玉蘭：(裝出生疏模樣)有病就要多保重，陳先生，人老了很多事都難說，一定要小心啊，像我已經有老花眼了。

老陳：你哪裡老啊，阿蘭，你的眼睛這麼大，看東西都很清楚！

玉蘭：我看什麼都清楚，就是常常看人看不準，好的歹的攏分不清。(看著老陳)

老陳：那我…那我站遠一點，老花眼看遠的清楚(起身走到遠一點的地方)你看到我沒！(朝老太太揮揮手)我是不是還蠻英俊的，呵！

(沉默。)

玉蘭：你不是回大陸去了，我怎麼可能看得見！

(沉默。)

老陳：我如果不回來，以後就看不到你了！

（兩人沉默。）

老陳：阿蘭，這次我回去，才發現大陸變得真多，什麼都不一樣了，妳知道嗎？
真是什麼都不一樣了。

玉蘭：大陸這幾年發展很快，你都離開五十幾年了，怎麼可能跟以前一樣！

老陳：東西一變，人也跟著生疏了……我好不容易見到我老哥哥，兩人對看了半天，最後，他只說聲”欸，你來啦”，好像我是來作客的。

玉蘭：那你的其他親人呢？

老陳：沒有其他人了。……禍福無常啊，老的老、死的死……走這趟，我都不知道我回的是那裡。

玉蘭：應該有些什麼還留下來吧？

老陳：有～我老家前面那座山啊，一個樣！打從我二十多歲出來，到現在我髮也白、臉也皺了再回去，它還是在那，不然我還真找不到我家呢！

玉蘭：轉去看看也算了了一個心願嘛。

老陳：我想…（看著老太太）我也有老花眼，很多事情只能遠遠地看，靠得太近，就什麼都看不到了，可能待在這裡，我才可以看到我記得的大陸老家……後來我決定儘快回來，每天搭十分鐘的公車，來醫院就可以看到妳，清清楚楚的，多好啊！

玉蘭：那你這是近視，不是老花眼！

（兩人相視而笑！）

老陳：阿蘭，你記不記得，我們第一次遇到的時候也在這裡，那天你一個人來醫院看病，我看到你之後，一直想跟你說點什麼，磨磨蹭蹭想了半天，最後我說……

玉蘭：（緊接）最後你問我幾點了！牆上那麼大面時鐘你都沒看到，我還在想這個人要不是瞎了，就是詐騙集團。

老陳：我眼睛可好得很呢！

玉蘭：你是頭腦有問題。

老陳：我腦袋出什麼岔了？

玉蘭：那天之後我就常常看見你，你每次都說你破病了，一下牙痛，一下閃到腰，原本我還擔心你的身體怎麼這麼差，後來我才知道，你只有一個毛病。

老陳：什麼毛病，我怎麼不知道。

玉蘭：假仙啲（台語）！

老陳：哈，這招管用得很，不然你怎麼會常常來看我！

玉蘭：今天我有預感你又要病了，所以我不是來了嘛！

老陳：這幾天你生氣沒來，換我天天都到醫院來站崗，好像又回到以前我當兵似

的。而且連那護士小姐都開始懷疑我，覺得我很可疑，每次看到我就一直問我生什麼病。我沒辦法啊，只好又用我那幾招，牙疼脖子酸。要裝得像，還得唉叻個兩聲。幸好你今天終於來了，不然再繼續下去，我就真的要得神經錯亂了。

玉蘭：又在胡八講了，快來吃啦，我幫你帶了鹹粥來，我早上煮的。你上次不是說很想念你媽媽以前煮的粥，有次還夢到她在廚房裡煮，你坐在餐桌上都快要等不及了。

老陳：是啊。

玉蘭：結果等到粥煮好端上桌準備要吃，你人就醒了，醒來以後才發現枕頭上都是口水。

老陳：欸，這麼難為情的事你怎麼還記得。

玉蘭：我到現在還在想，你流口水是因為太餓、太想吃，還是因為人老了嘴巴闔不起來。

老陳：(嘆氣) 能吃是福！你還記得我的同鄉小劉吧，以前常常跟我湊一塊那個。

玉蘭：我記得啊，他人足趣味，就是太節省了，整個人瘦逼巴，我上次還告訴他要多吃點！

老陳：他怎麼講得聽啊，連我這個做大哥的都勸不了。棺材本攢那麼多也帶不走，何必呢！他還老巴望著以後回大陸蓋間房子。

玉蘭：小劉其他的親人呢？

老陳：在台灣就他一個人而已，當初留在大陸的親人已經斷了聯絡，現在也不知在哪兒了？可他就是這個死心眼，想說先攢錢把房子給蓋好了，以後要是找到他老婆和家人，一家子就有地方可以棲身了。

玉蘭：哪能想這麼遠啊，他不是也七十好幾了。

老陳：(頓) 前幾天，我打開收音機，電台剛好在播《四郎探母》，那是好老好久的戲了。小劉以前最喜歡跟著哼兩句，呵，荒腔走板的，他還說自己早該轉行去唱戲……那天我一聽，整個人愣住了，一個人在椅子上坐了好久，坐到太陽都下山了。

玉蘭：想什麼啊？你沒看電視啊，新聞都報說到我們這個年紀，想越多越傷身體，等到你把腦筋都用完，差不多就要變老年癡呆了。人喔，最怕跟自己過不去。人家不是常說，「歡歡喜喜嘛一日，憂頭結面嘛一日(台語)」，凡事要看開點。

老陳：我也是這樣跟小劉說，要他別老鑽牛角尖，每天難過得吃不下飯，跟誰鬧彘扭啊。結果，我上次拉他來醫院檢查身體，醫生說他肺癌末期沒得救了，他一聽眼淚就掉不停，一大把年紀還哭得像小女娃似的，我在旁邊安慰他，要他別多想。

玉蘭：後來呢？

老陳：後來過沒幾個月人就走了。你知道嗎，這傻小子平常小氣巴拉的，可是那幾個月啊，他把自己攢了半輩子的積蓄全拿出來，每天找我們這群哥倆上

館子。點滿一桌菜，他自己一口也吃不下，儘忙著招呼我們，讓我們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整頓飯沒什麼人敢吭聲，安安靜靜的，飯桌上就只聽到小劉一直咳嗽咳不停。（頓）他走的時候，一個人孤伶伶的，連身後事都是朋友幫忙打點。

玉蘭：小劉也真可憐啦，餓了一輩子捨不得吃，想不到最後得了肺癌想吃卻吃不了。但是能跟你們聚一聚也好，在台灣他就只有你們這些兄弟了，特別是你，他當你是親大哥。

老陳：（零落京腔）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嘆，想起了，當年事…（零落京腔）要相逢，除非是，夢裡團圓……

（有點愠怒）人家楊延輝起碼還有個老婆，還能見上老母親一面，這小劉在台灣光棍幾十年，也瞎唱了幾十年，怎麼都想不通呢？

玉蘭：小劉的墳墓安置在哪裡？

老陳：我這次回大陸也把他帶上了，骨灰就埋在我母親的墓園旁邊，也算完成了他一個心願，萬一將來我死在台灣，我母親和他兩個能互相作伴，我也就心安了。

玉蘭：說那是什麼話，你還可以活很久呢！

老陳：阿蘭，到我們這年紀，每天會發生什麼都說不準，有時我真怕我躺下以後就起不來了。

玉蘭：別瞎操心了，我會一直陪著你，我們還有很多話要說呢！

老陳：（頓）阿蘭，我……呃…我們老家那兒有句話，這買房子嘛！三分買山，七分買鄰！我想啊，這人…跟房子其實挺像的，房子會老，人也會老，可是如果有個好鄰居，能夠彼此照應的話，這房子應該可以住比較久…所以你願意…讓我…讓我…

（兩人沉默一陣）

玉蘭：（故作輕鬆語調）來吃啦，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快來嚐嚐看，我的粥沒有加油和味精，健康又清淡，吃了還可以沒煩沒惱。

老陳：（望著老太太）好～

玉蘭：吃到肚子裡面才是最實在的，而且，你不用再等哪天作夢才吃得到，現在就可以吃了。

老陳：這麼好啊，看來下次我可要夢見我母親燉蹄膀，或者做東坡肉了。

玉蘭：那些菜都要做很久吶，你能睡這麼久嗎？說不定等你要醒來的時候，你媽媽才剛切好菜準備下鍋，你有得等了。而且我有高血壓的老毛病，好幾年都沒有燉豬腳了，不知道現在還行不行。

老陳：（整個人緊張起來）高血壓？怎麼沒有聽你提過！

玉蘭：那你當我每次來醫院做什麼，來作看護啊？

老陳：那要不要緊？醫生怎麼講？

玉蘭：沒事，你不要大驚小怪，我有吃藥在控制，只要定期來醫院檢查就好了。

老陳：醫生有沒有交代要多吃一些什麼啊？

玉蘭：有～醫生交代要我多吃一些「開心果」。

老陳：開心果？是過年過節跟瓜子兒擺在一塊的那種零嘴子嗎？

玉蘭：（望著老陳微笑）噯喲。（頓）我想也可能是我住太高了，所以才會有高血壓。

老陳：太高？你不是跟你兒子住在十三樓的公寓？房子不是很好嗎？

玉蘭：很好，就是太好了，我才一直很不習慣。到現在我還是很懷念以前在鄉下的老家。

老陳：喜歡那就回去住嘛！

玉蘭：房子已經拆了，當初我兒子要去大陸投資生意，我就把房子給他，讓他去處理嘛。後來他就接我過來住，到現在也已經有五年了。

老陳：住得不開心嗎？

玉蘭：也沒什麼開不開心！其實我也沒什麼好挑剔，房子的位置很好，離市中心很近很方便，媳婦要上班、孫子要上學都很快，而且一坪要二十多萬！光我睡的那間房就要快一百萬，我還能抱怨什麼呢！每天想到我睡在這麼多錢上面，整個人都不安穩了。

老陳：你沒跟你媳婦說啊？

玉蘭：能說什麼？我媳婦也很辛苦，一早就得出門上班去了，我怎麼好意思跟她碎碎唸。你知道嗎？每天早上我起來，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要去菜園澆水和餵雞，都做了快一輩子，這習慣真是改不了，等我開門走出去，就覺得自己好好笑，我們的房子在十三樓高，離地那麼遠，都沒有土了哪還有菜可以種呢？窗戶外面也不是以前老家的院子，更不用說什麼稻田、絲瓜棚、豬圈。看出去就只是人家的窗子，還有一點暗暗的天空……有時我都忘了自己在哪裡，轉個身，發現家裡沒人，一整天厝籠是空空空，一點聲音都沒有，我坐在沙發上，不知道要做什麼，只能聽灶龕的水龍頭涇涇滴。

老陳：無聊就去找鄰居串門子嘛！

玉蘭：你以為大家都跟你一樣愛嘮叨啊！我住那裡快五年了，厝邊沒有看到幾次，倒是他們家的大門很熟，因為門老關著，像是根本沒人住。

老陳：（俏皮語調）還好他們不在，不然你怎麼會常常來醫院跟我作伴呢！這點我要感謝他們！

玉蘭：我是真的在家裡坐不住，才會出來走走，誰想得到後來就在醫院認識你了。那你們家呢？

老陳：我們家就我一個人啊，我們那幾戶都是一家一個，都是些退休老兵住的小平房，而且啊，房子的牆壁薄得很，聲音都可以透過來，還可以隔著牆聊天瞎扯蛋！連電話都免了。每天晚上都可以聽到隔壁的人在咳嗽或說夢話，哼哼唉唉地，萬一哪天聲音沒了啊，我們就知道可以通知里長來料理後事，挺方便的。

玉蘭：你又亂說話了。

老陳：阿蘭，「歡歡喜喜嘛一日，憂頭結面嘛一日(笨拙台語)」。

玉蘭：(望著老陳)呵，對啦對啦！

老陳：你在家裡不開心就多出來走走嘛，醫院附近的景色還挺不錯的！

玉蘭：不錯？這哪算不錯，那是因為你沒有看過更好的。

老陳：(略帶興奮地)那…有機會我們一起去看，好嗎？

玉蘭：來不及了，現在要看到，真要等到做夢才行。

(老太太邊回想邊做手勢，彷彿景物如在眼前。)

玉蘭：以前我年輕的時候，老家後面有一大片玉米田和稻田，玉米到了秋天會抽出紅毛，每株玉米都像是擦了胭脂，足水(台語)，然後稻子結了穗，彎下腰來，遠遠看去，就像一張黃色的膨床(台語)，讓人好想躺上去，就按捺暈去。常常我在廚房幫阮卡桑做事做到一半，人就站在後門恍神。傍晚的時候，夕陽又圓又美，風一吹來，整片田就像起了紅色的海浪，稻子的香味沾在衣服上、手上，聞起來整個人都暖暖的。

(沉默，而後繼續)

每天到了這麼時候，我「牽ㄟ(台語)」會來找我，他那時也很年輕，還是一個學生，阮才剛剛認識，他喔，常常從玉米田那邊騎著鐵馬來，穿著卡其色的制服，一粒頭好像是球，風一吹，玉米左搖右晃，他人就冒了出來。他總是會帶一碗豆花來看我，豆花吃起來軟綿綿的，又滑又冰又甜，我吃著吃著，嘴巴就笑起來了，呵，真奇怪，那豆花又沒加檸檬，但我現在想起來總覺得酸酸的。

(沉默一陣)

陳桑啊，黃昏這麼水，可是怎麼一下子就結束了。我現在能記得的，也就只有這一點點了。

老陳：(刻意避開話題)粥…粥都要涼了。

玉蘭：啊，看我多蠢，光顧著自己說，你快來吃。

(護士上，手中拿著一些公文，正要快速走過時，發現老陳又停住了。)

護士：陳先生，你”又”來醫院生病啦！

老陳：對…對啊…最近天氣不穩定，毛病特別多。

老陳：(小聲對老太太說。)我說的就是這個護士。

護士：你昨天不是才牙齒痛？今天又是什麼毛病？

（護士看到老陳身旁的老太太。）

護士：陳先生，你老婆真體貼，還陪你來看病。看完就趕快回去，醫院裡的傳染病菌多，萬一被傳染就不好了。

老陳：（張口要辯解，但臉上有著一絲開心）啊…她是…我……

護士：（微笑）我有事先去忙了。

（護士下。）

玉蘭：你別亂說啦，萬一別人誤會怎麼辦。

老陳：誤會就誤會嘛，這又不是什麼壞事。

玉蘭：我們年紀都一大把了，萬一別人亂想怎麼辦，我要怎麼解釋呢？最近我媳婦看我出門都會問我要去哪裡，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老陳：那就什麼都不用說啊，我幫你擋著。

玉蘭：你常常”破病”，拿什麼幫我擋啊？

老陳：你別看我這樣，其實我身體還蠻壯的，平常我都有吃一些維他命和藥補充營養，你看看啊……

（老陳從身上的不同口袋，紛紛拿出一些小藥丸和膠囊。）

這些藥都很好，你要不要吃一點。

玉蘭：我自己有藥，不用了。（玉蘭翻找自己的手提袋，卻沒有找到藥。）

欸，我身上的高血壓藥不知掉到哪裡了，我得趕快找找，不然要是高血壓發作就麻煩了。

（老太太快速起身，起身後卻感到一陣暈眩，向前走沒幾步就昏倒了。）

老陳：妳看啊，這粒藍色的藥丸是補眼睛的，紅色這粒是補鼻子的，這大顆綠色的是下雨天補關節用的，這……（老陳察覺老太太昏倒，趕緊向前攙扶。）
阿蘭妳怎麼了，來人啊！快點來人啊！

第二場 病房

（老太太躺在病床上，仍然昏迷中，病床旁的簾子拉上，看不到裡頭。此時右舞臺成為家屬等待區，老陳神情憔悴又焦躁地坐著。秀娟自右舞臺上場，神情匆忙且四處張望尋找，確認病房號碼後便急忙走向等待區。）

秀娟：請問這裡是吳張玉蘭的病房嗎？

老陳：對。

秀娟：我是她女兒……老先生，請問你是？

老陳：喔…我是阿蘭…你母親的……朋友。

秀娟：我母親情況怎麼樣了？

老陳：人還在裡面，醫生正在替她治療。

秀娟：請問是你發現我母親昏倒的嗎？

老陳：是。

秀娟：真的很感謝你！

老陳：你母親平常很照顧我，能夠幫上忙我也很開心。

秀娟：你認識我母親很久了？

老陳：有一段時間了，你母親她平日會出來走走，我們遇到就會聊一聊。

秀娟：我母親她怎麼突然昏倒了？還有，你知道她為什麼今天會來醫院嗎？

老陳：我也不清楚，我沒有注意到她的狀況不對。你知道阿蘭她…呃…你母親有點逞強，有些時候嘴巴上雖然不說，但心裡還是有些情緒的。

秀娟：我母親個性就是這樣，我都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可惜我沒有多餘的心力去處理。

老陳：沒事的、沒事的。

（媳婦美玉從右舞臺上場，身著上班套裝，顯現一股幹練氣質，但由細部來看卻有點凌亂和疲倦。美玉沉默地出現，確認病房號碼後看見秀娟便走過去把手上所提的小行李袋放到椅子上。這過程中，秀娟沉默地瞪著美玉。）

美玉：我帶了一些媽的衣服來，等等她醒來可以替換。

秀娟：（壓抑語氣）路上塞車嗎？還是你車子壞了？

美玉：（刻意忽略）我剛剛已經去櫃檯辦了住院手續，等會我再去跟醫生打聲招呼。

秀娟：我下午就打電話了，你沒接，所以我有留言給你。

美玉：（忽略，但語調有些急促、壓抑）我已經聯絡我的醫生朋友，他答應先幫媽準備一個床位，等轉到台大醫院後再做更詳細的檢查。

秀娟：媽平日不是有按時吃藥？

（美玉沉默並走離座椅，秀娟跟著走去。）

秀娟：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她為什麼一個人來醫院？為什麼我不知道？

美玉：（緊接）為什麼你會知道？

秀娟：媽現在躺在病床上，你竟然花了一下午才趕過來。

美玉：那你要我怎樣，把工作丟了直接跑過來嗎？我不是你，沒人在家裡等著養我，我還得工作，要等到工作結束才能趕來。我能做的就是這麼多，你沒

有資格說我！

秀娟：我要的只是你把媽照顧好，就只是這樣！

美玉：就只是這樣！我要照顧一整個家，不是只有一個人，孩子需要我、家事需要我、還有一大堆雞毛蒜皮的事，我還能怎樣？你怎麼不問問你哥哥，他人在大陸忙到不見人影，半個月才有一通電話打回來。你怎麼不問問他，你哥哥，這個大兒子到底是怎麼照顧的他母親？

秀娟：當初我同意讓你們把媽接過去住，不是要看到今天媽躺在醫院裡。

美玉：同意？你就只需要”同意”？你知道媽最近怎麼了嗎？她每天一早就出門去到底做了些什麼？整個家就有我一個人人在擔心，我一邊工作還要一邊想，要怎麼找個機會問問媽，問她最近在忙什麼，而你呢？你到底做了什麼？現在你竟然問我為什麼做這麼少？

秀娟：（頓）媽她到底怎麼了，為什麼會變這樣？

美玉：媽最近每天都一早就出門了，手上還拿著很多食物，說要去醫院。一開始我還以為她要去探病，但她好像是去見一個人，回來後媽都很開心，我就沒繼續問了。

秀娟：她去見誰？

美玉：不要每個人都問我！我不知道！媽不開心已經很久了，但起碼她還能走出去，去她自己想去的地方。（頓）我能做的就這麼多，她是你們的媽媽，不要把她丟給我一個人。

（護士從簾子裡走出，秀娟急忙向前詢問。老陳也想向前，但起身後又坐下，只拉長脖子努力聽護士的說明）

秀娟：請問我媽媽現在怎麼樣了？

護士：病人目前還在昏睡中，剛剛醫生已經做過初步檢查，現在正在做後續診斷。

秀娟：我媽媽有高血壓，她是因為這個原因才會突然昏倒嗎？

護士：現在有輕微中風徵狀，醒來後身體可能會有些癱軟，進一步情形還要等檢驗報告出來才知道，但是先不要讓病人有太大的情緒起伏，你們等等就可以進去看病人了。

秀娟：謝謝你。

（護士看到坐在位子上的老陳，走過去拍拍老陳的肩膀。）

護士：陳先生你不用擔心，你太太的情況已經穩定了，你別緊張，現在你女兒也來了，等等可以一起去看老太太，病人這時候最需要家屬的支持和鼓勵。

老陳：（低頭著站起）……謝謝。

（美玉和秀娟聽到兩人對話後都愣住了。老陳低著頭沉默地離開。）

秀娟：（對護士）請問你剛剛稱呼那位老先生什麼？

護士：他不是你父親嗎？

秀娟：我父親已經去世很久了。

護士：不好意思…是我誤會了，因為我常常見到妳母親和他一起來醫院，所以……

美玉：先去看媽再說！

（美玉拉著秀娟走向病床。走近後發現母親已醒來。 在與女兒、媳婦的對話中，老太太皆以台語進行。）

秀娟：媽，你醒了！你現在感覺怎麼樣？有沒有好一點？

美玉：媽你好多了嗎？

（玉蘭沉默，眼睛直直望著天花板。）

秀娟：媽你說說話，不要悶不吭聲的。

美玉：我再去找醫生來。

（美玉正要離去，聽見婆婆的聲音又停住。）

玉蘭：我的身體動不了，扶我起來。

（秀娟攙扶母親坐臥在病床上。）

秀娟：媽你別擔心，醫生說身體無力只是暫時的，很快就會恢復了。

玉蘭：我知道我高血壓發作，身體這樣子是中風了，你們不用瞞我。

秀娟：只是很輕微的中風，不要緊的。

玉蘭：我想回家去。

秀娟：媽，你身體這樣怎麼回去，過幾天好嗎？等到醫生幫你檢查完，我們馬上就可以回去了。

玉蘭：我想回去……回老家去，就算我就這樣走了，我也想再回去那裡看看。

美玉：媽你不要這樣，先養好身體再說。

玉蘭：（恍惚）老家…老家那裡……你們知道嗎？黃昏的時候，老家後面那一大片玉米田和稻田好美，我好想回去，再看一次，只要再一次就好了。

秀娟：（有點氣急敗壞）媽你在說什麼啊！老家那裡早就沒了，前幾年大哥不是把房子賣掉了，現在那裡都改建成住宅區，哪還有什麼玉米田和稻田。

玉蘭：（語調漸急促）我站在後門恍神……傍晚的時候，夕陽又圓又美，風一吹來，整片田就像起了紅色的海浪，稻子的香味沾在手、衣服，聞起來整個

人攏熱熱……

秀娟：媽，那些都過去了，人要往前看，你好好休息，很快就會好起來的，到時我再帶你去看「勾嘎水ㄟ所在，好嘸？（台語）」。

玉蘭：（語調激動）恁阿爸那個時陣攏ㄟ來，騎一隻鐵馬，那陣他還年輕，他……

秀娟：（整句台語）好好好，我知影啊，媽，等你病那好，阮作陣回去，回去看那片玉米田和稻田好嘸？

（老太太進入失神狀態，秀娟輕撫著母親的背，同時用眼神示意美玉去找醫生。）

第三場 病房

（時間過了幾天，老太太經休息後已能坐臥在床頭，秀娟在一旁削著蘋果。）

秀娟：媽，你現在感覺怎麼樣？

玉蘭：已經好多了，讓你們擔心了。

秀娟：媽你說那什麼話？你生病我們當然要照顧妳。

（秀娟拿了塊蘋果遞給母親。）

玉蘭：你婆家那還好嗎？你這樣跑來，那邊的事情誰照顧？

秀娟：媽你不用管這個，我會想辦法的。（頓）媽……

玉蘭：怎麼了？

秀娟：你最近是不是……認識一個老先生，我上次來醫院有看到他，你們……

玉蘭：我們是朋友。

秀娟：媽，我不是要干涉你交朋友，但現在社會上壞人很多，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被騙，尤其是這種來路不明的人，你要特別注意。

玉蘭：他不是不正派的人，陳先生不是壞人。

秀娟：你怎麼分得出來，媽，謹慎一點還是好的。

玉蘭：我說過他不是壞人。

秀娟：（略為激動）那他為什麼要告訴護士他是妳丈夫，如果你們只是單純的朋友，為什麼他要這樣說，我一直想找機會問你，你們……

玉蘭：（搶拍）那是誤會，只是……誤會而已。

秀娟：媽…你…你是不是…

（秀娟欲言又止接著嘆了一口氣，兩人陷入沉默。美玉上場。）

美玉：（察覺到兩人間的沉默）我已經辦好出院手續，媽，我們可以回去了。

玉蘭：再等一下，我…想留久一點。

（老太太看著病房外，像是在等誰，但沒有看到任何人後低下頭來。秀娟察覺到母親的反應。）

秀娟：媽，我們都希望你不要受到傷害。多交朋友很好，可是如果你們的關係超過了做朋友的本分，別人會怎麼看呢？媽，你懂我的意思嗎？我不希望你到了這年紀還要忍受別人說閒話，還有大哥會怎麼想……

（老太太沉默不語。）

美玉：（插話）媽為什麼不能選擇她要的。

秀娟：你現在在說什麼？

美玉：我說媽應該做她想做的，別人愛怎麼說就隨他們去好了。

秀娟：我拜託你，你不要在旁邊煽風點火，讓事情更複雜了。

美玉：如果媽跟那位老先生在一起很開心，我們有什麼理由反對。

秀娟：我是怕媽被騙受傷。

美玉：你是怕媽受傷還是你自己受傷。

秀娟：你這是什麼意思！

美玉：我就是這個意思！媽有權利選擇她要的，你不能替她決定。

秀娟：你…

美玉：（打斷秀娟的話）媽，我跟鴻仁通過電話，他說最近有生意要處理，暫時趕不回來，但他人在大陸也很擔心你，怕你被欺負，還說……如果可以先把老家後面那塊地處理好，就不用擔心對方打什麼主意。……我想這樣做也有好處，日後會少去很多麻煩，你也不用再煩惱其它事了。

秀娟：哥他到底想怎樣，房子已經給他了，現在還要拐彎抹角地逼媽，還裝模作樣幹什麼！

玉蘭：（激動又難過）不要吵了！這些代誌要吵到什麼時候，什麼都不會發生！

（眾人沉默）

玉蘭：自從你阿爸死以後，我很少像這段時間這麼歡喜了，有一個人可以聽我講話，有一個人可以陪我，這樣就夠了，我不會再多要求什麼。我和陳先生只是朋友，我不會做什麼事情讓你們難做人的。

秀娟：媽，我不是那個意思。

（老陳由右舞台上場，手中拿了一個不銹鋼圓鐵盒。走入病房區後看到眾人都 在，原本高興的情緒消失無蹤，反而顯得手足無措。）

秀娟：（對老陳）你來……

美玉：（打斷）我和秀娟去辦出院手續，等等回來。

（美玉硬拉著秀娟離開，病房區剩下兩人。但離開病房區後，秀娟甩開美玉的手，留在簾子外聽病房裡的對話。）

老陳：阿蘭……你那天突然昏倒真是嚇死我了，後來我趕緊找人來幫忙，把你送到醫護室去。我才知道原來醫護室長這樣，以前我都在外頭坐著，一直沒有機會進去看看……

（老太太沉默，老陳更加手足無措，突然看到自己帶來的東西，像是想到了什麼。）

老陳：阿蘭妳看看，我幫你帶了什麼來！（拿出一包開心果。）之前你不是說醫生要你多吃開心果，說對你的病情有幫助，我剛剛幫你買了包萬歲牌的，瞧這名字多吉利！

（老太太聽到話轉過頭來，盯著老陳和開心果放鬆笑了。）

老陳：怎麼？不是這牌啊！不然等等我拿去換，你要哪一種？

玉蘭：陳桑。

老陳：欸！你還需要什麼？我現在去幫你買。

玉蘭：沒有，我……我突然…覺得自己好老，現在動也動不了，哪裡都不能去，就只能躺在這床上。

老陳：沒有這種事，你一點都不老，在我心裡你一直都很年輕的，如果你有什麼地方想去，我可以揹你去啊！你別看我這樣，其實我身體還蠻壯的，平常我都有吃一些維他命和藥補充營養，你看看啊……

（老陳又開始摸自己身上的不同口袋。）

玉蘭：（微笑）你要是揹我，那我們大概只能走到醫院門口，然後又要被送進來了。

老陳：那我們搭車去也可以啊！阿蘭，人要寬心，到我們這個年紀喔，想越多越傷身體，等到把腦筋都用完，就差不多要變老年癡呆了。欸，這句話好耳熟！總之有我陪著你，你不用怕，等你好起來了，我們可以一起去看山看水，去看看真的海浪，海浪的聲音也很美的。而且喔，我還沒吃到鹹粥勒！早上我去扶你的時候把粥打翻了，你要快好起來才行，我最近越睡越少，可能夢不到粥煮熟了。

玉蘭：好，等我好起來再幫你煮一碗，也許還可以燉燉豬腳呢！

老陳：阿蘭。

玉蘭：怎麼了？

老陳：呃……我…我會一直陪著你，你不用怕。

（頓）對了，我幫你帶了這個來，我剛剛走路去附近找，找了好大一圈才給找著。

（老陳把手上的圓鐵盒交給老太太，老太太打開，發現裡頭是冰豆花。）

老陳：我想，你應該會喜歡這個，就幫你買來了。

（老太太吃著豆花，眼眶泛紅，眼角泛著淚水。）

老陳：不好吃啊，我剛剛就覺得那豆花攤怪怪的，你擱著沒關係！

玉蘭：（微笑望著老陳）沒有，很好吃，跟我記得的一樣好吃。

（老太太閉上眼睛，輕輕哼出一首歌。）

玉蘭：月色照在三線路，風吹微微，等待的人那未來，心內真可疑，想味出彼個人，啊！怨嘆月暝。¹

老陳：什麼歌啊，真好聽？唱什麼啊？

玉蘭：陳桑…

老陳：欸？怎麼了？

玉蘭：沒有，我只是感覺很累。

第四場 醫院候診區

（時間較第三場又過了一些時日，舞台打黃色斜燈營造黃昏的氣氛，老太太由右舞臺慢慢走來，步伐蹣跚不穩，隨後在椅子上坐下。）

玉蘭：（抬頭看著窗外的天色，接著輕輕哼著斷續歌曲）月色照在三線路，風吹微微…怨嘆月暝……

（秀娟由右舞台上，走向母親。）

秀娟：媽，藥拿好了，你回去要記得按時吃。

¹台語歌曲〈月夜愁〉

（老太太點點頭。）

（兩人準備朝左舞台走去，此時右舞臺打出一較亮光區，一名身著舊式卡其衣服、理著平頭的年輕人出現，形象如老太太前述之記憶裡丈夫年輕時，年輕人立在光區中望著玉蘭微笑，老太太像是有所感應地回頭相望，接著光區消失，老陳出現，手上拿著不鏽鋼圓鐵盒。秀娟看到老陳時有點驚訝。）

秀娟：媽…你坐一下，我去買點東西，一會回來。

（秀娟看看老陳，沉默地從他身旁離去。）

老陳：阿蘭…

（老太太沉默。）

老陳：好一陣子沒看到你，身體還有沒有哪裡不舒服？

玉蘭：我很好…很好。（頓）你也好嗎？陳桑。

老陳：我…我帶了你喜歡的豆花來，要不要吃一點？

玉蘭：（望著老陳微笑）好啊…

（老陳打開鐵盒，拿著湯匙準備要舀一匙豆花，可是動作卻停住了。老陳低頭，老太太的眼睛望著老陳沒有離開，兩人靜默不語，在昏黃燈光的包圍中，恍如老照片裡一景。）

（劇本結束。）